

何小兵退学的事被家里知道了

2

青春路上



孙睿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何小兵复读了两年高三, 考到北京一所二流学校。酷爱摇滚、追求个性的他后来索性办了退学手续, 租了间地下室每天苦学吉他, 以期组建乐队、出唱片。他曾恋爱过, 却醉心追求孤独、追求苦闷中爆发的灵感和潦倒中酝酿的成功, 他几次把一个好女孩从身边推开。当他终于录制了原创歌曲后, 才发现自己这么多年来做出的颓废和愤怒姿态只是无病呻吟, 是在和自己较劲。至亲的离世、好友的庸碌、青春的逝去, 更让他明白, 脚踏实地地生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

[上期回顾]

何小兵复读两年终于考上了北京的一个二类本科, 但他对学习没有兴趣, 只对音乐感兴趣。在进了大学不到一年, 他便提出退学。

教务主任想了想说:“是对学校不满意吗? 想换所好点儿的学校?” “不是。”何小兵说, “我也考不上更好的学校。”

“咱们学校跟那些好学校没法比, 这是事实, 如果你想考好学校, 不用不好意思, 一个人有追求, 不是件坏事儿。”教务主任说。

“我真没不好意思, 我就是不想上了。”何小兵说, “根据学校的规定, 我已经没有资格参加这学期所有课程的考试了, 只是那些老师还没有发现我已经旷了这么多次课而已。跟您说实话吧, 除了上礼拜去教学楼上了一趟厕所, 我已经超过一个月没进过那里了。”

“别的学生都会隐瞒这些旷课的事实。”教务主任说, “看来你是真想退了, 我希望你别脑子一热, 意气用事。”

“我已经考虑清楚了。”何小兵说, “我说这些也是希望您快点儿让我把学退了。”

“我明白了, 你一定是觉得大学生活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美好吧, 你不是我碰见的第一个这样的学生, 往届也会有, 在我的劝说下, 他们都换了一种方式思考和看待大学生活, 最终都以一个较好的心态完成了学业。看来咱们学校得考虑开设大学生心理健康辅导课了, 不能让学生们辛辛苦苦考进来, 课没上两天, 就前赴后继地半途而废……”教务主任早就拧开保温水杯, 一直忙于说话举着没喝。“我心理挺健康的, 我已经考虑清楚了。”何小兵打断教务主任的话, 从兜里掏出一张抬头印着校名的信纸递上, “您要是需要书面的东西, 申请书我已经写好了。”

教务主任接过, 看了看说:“那你父母同意吗?”何小兵有点儿不耐烦了, 他没想到退学比考学还费劲, 早

知道这么麻烦, 当初下决心的时候, 也会考虑一下不退学的好处了。何小兵说:“您能别问了吗?”

“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希望你如实回答。”教务主任依然没有喝水, 放下杯子拧上盖儿说, “你能保证退了学不会后悔吗?”说完盯着何小兵的眼睛看。

“能!”何小兵看着主任的眼睛坚定地说。说这话的时候, 何小兵是毫不含糊十分肯定的, 他真的认为, 这辈子要想舒服地活下去, 只有退学。他心里蹦出一句比较江湖的话:退一步, 海阔天空。另一句话他没有想到:忍一时, 风平浪静。

“好吧!”教务主任收起何小兵的退学申请书说, “我给你办手续。”办手续的过程中, 教务主任拖延了时间, 屡次借某个时机, 讲述大学的美好和毕业后的美景, 劝何小兵浪子回头, 均被何小兵化解, 最终无功而返, 只好批准。

教务主任盖章的时候, 何小兵想, 也许何建国(他父亲)还认为他这会儿正坐在教室里上课呢。他能预料到何建国知道这事儿后的反应甚至做出超乎何小兵想象力范围的举动, 所以不能让何建国知道, 寒暑假回家, 依然装作还在上学的样子, 依然向何建国要学费和生活费, 当需要毕业证的时候, 何小兵就去中关村办一个, 拿给何建国看。这是三年以后的事儿, 现在还不用考虑太多。但是有一件事儿还是要小心, 入学的时候, 学校登记了学生们的家庭住址, 何小兵怕学校过于热情把退学通知书寄到家里, 便留了个心眼, 告诉主任搬家了, 地址换了。

教务主任似乎洞悉何小兵在想什么, 说了一句很实诚的话:“放心吧, 退了学, 你就跟学校没关系了, 我们不会联系你的, 除非哪个同学想你

了, 给你写信。”

何小兵因为被看穿心思有些不好意思, 说了声谢谢, 便转身离开, 教务主任这才看见堆放在门口的行李。

教务主任说:“你就这么着急离开学校吗? 你完全可以办好手续再回宿舍取行李, 你还要去图书馆、食堂办手续, 带着这么多行李, 不嫌沉吗?”

“我没考虑那么多。”何小兵拎起包说, “主任再见!”

看着何小兵出门的背影, 教务主任很沮丧, 自己这么大人了, 连同一所学校, 居然拿一个学生毫无办法。但很快, 他的沮丧被口渴所替代, 他想起自己该喝水了, 拧开杯子, 喝了一口, 杯子里泡的是龙井, 汤色清冽, 甘醇爽口, 何小兵被忘得一干二净。

当务之急, 就是如何生存下来。何小兵数了数还剩下的钱, 六百二十七块四, 一会儿还要交这个月学吉他的课时费, 两百块, 剩下的钱勉强够吃一个月的饭, 以后每月家里还会给他寄来六百块生活费——何小兵曾建议一次性把一学期的生活费都给他, 但何建国坚决反对, 他说过日子得细水长流, 怕钱多了何小兵乱花。其实花光了也没事儿, 家里也会再给他, 关键是不能让何小兵养成大手大脚的习气——这么一来, 刨去吃饭和学琴的费用, 下个月的房租将是个问题。所以, 如何挣到钱, 成为何小兵练琴和写歌之余的头等大事。

北京的夏天是黏糊的。到了7月, 天彻底热起来, 湿度也大了。一黏糊, 身上就不自在, 燥得慌, 火大, 容易失去常态, 本来没什么事儿的事儿, 也有事儿了。何小兵感觉最近身上涌动着有一股劲儿, 老想干点儿什么, 抑制不住, 但又不知道干什么, 于是拧巴儿了, 看什么都不顺眼。

有段时间社会上流行一个词:死磕。何小兵觉得这词对自己很贴切,

就得跟他们死磕! 不计后果, 直到把一方磕碎了算!

何小兵和一个叫严宽的大学生组建了一个吉他组合, 又找了一个鼓手和一个主唱兼贝司, 成了一个乐队, 这不仅仅是出于让音乐元素更丰富的考虑, 更是觉得应该弄出点儿更有劲儿的东西, 潜意识里, 其实是为了泄愤的时候能更痛快点儿。最近两个月乐队有了演出, 一周两次, 在一个不是太热闹的酒吧。

这天, 何小兵就被手机吵醒了, 是他爸打来的。“你干啥呢?”何建国上来就问。“睡觉呢!”何小兵说。

“在哪儿睡呢?”“床上呗!”“我问的是哪儿的床?”“宿舍的床。”何小兵一直瞒着父母退学的事儿。“怎么没去上课?”“没课。”何小兵决定, 如果何建国的下句话仍然是这种问题, 他就说一句:你有劲没劲, 然后挂断电话关机接着睡觉, 但何建国后面的话彻底让何小兵睡意全无。

“兔崽子, 还蒙我, 你都退学两年了!”何建国话语里透着对何小兵未来的担心, 但更操心的是下面这件事儿, “这两年你在北京都睡哪儿了?”何小兵顿时蒙了, 之前他曾想过何时、以何种方式将退学一事告诉父母, 但想不出能让他们平静接受现实的方法, 于是就放在一边索性不再想了, 顺其自然吧, 却没想到以今天这样一种方式让父子面对此事。

举着电话蒙了半分钟后, 何小兵反倒踏实了, 困扰了他许久的难题, 终于没有迎刃而解而是用刀背解决了。“你怎么知道的?”何小兵平静了, 想知道这个穿针引线的人是谁。

“你甭管我怎么知道的, 你……你……”何建国想了半天词, 蹦出三个字, “你浑蛋!”然后“咣”的一声挂了电话, 用劲之大, 让何小兵觉得家里的电话都要被何建国摔碎了。

杜贺用老同学给的办法当上了副局长

4

官场小说



丁志国 著
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杜贺和李明博是大学同学, 上学的时候两个人的关系就十分要好。杜贺在交通局任财务处长, 工作之余为了和领导拉近关系, 总喜欢玩两把, 一来二去就上了瘾, 渐渐成为赌桌上的常客。他擅长打麻将, 善于迎合领导的喜好, 逐渐成为局里一人之下的实权派, 可以说是官运亨通, 财色双收。身为监察局局长的李明博几次劝杜贺要悬崖勒马, 但杜贺就是听不进去。当杜贺通过牌局, 将官职、金钱、美色逐渐收入囊中之时, 危机也悄然逼近……

[上期回顾]

时近年末, 江城市要大胆起用一批年轻干部, 而那些年纪大的老同志则要退到二线。杜贺就开始打起了副局长的主意, 并向李明博讨教办法。

杜贺说:“不错啊, 挺好的。”

李明博说:“这就好办了, 如果李局长表明了要支持你, 你可以跟李局长通通气, 由他出面对参加民主推荐人员的范围做个详细规定, 可以具体到每一个人。也就是说在你的业务主管范围内多些人参加测评, 而于洪的业务范围内少一些人参加, 这样结果可能就很不一样了。”

杜贺一听, 禁不住眼前一亮, 果然是搞组织工作的, 李明博就是有实际操作经验。他在电话里激动地说:“老同学, 我真应该好好感谢你, 你的这一番话确实给了我不少启示, 要不我还真是无从下手。”李明博说:“奶奶的, 又跟我客气上了, 我说过多少次了, 感谢什么, 又不是外人。”

李明博给杜贺打完那个电话之后, 心里一直很不舒服。他不大确定自己的这种行为是不是违背了组织原则。李明博在组织部门工作了这么多年, 一向严格要求自己, 不跑风漏气, 不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私利。但杜贺跟他是多年的老同学, 如果不适当地为其提供点“内幕消息”, 自己的良心也有些过意不去。

李明博和杜贺就像两条平行线, 虽然一直那么友好地对望着, 保持着深厚的友谊, 却永远都不会有相交的那一天, 因为两个人原本就不是一路人。

关于交通局副局长的竞争已经进入了白热化, 虽然表面上看不出什么, 但私下里已经是波涛暗涌, 山雨欲来。

交通建设处的于洪处长今年已经47岁, 在处长的位置上已经干了10年, 无论是资历还是阅历都在杜贺之上。正因为如此, 他并没有把杜贺放在眼里, 在他看来, 这次的副局长位子于情于理都应该他的。这么多年都是别人看自己的脸色行事, 于洪渐渐养成了傲慢的个性, 见谁都爱理不理, 所以, 他在单位的人缘并不好, 倒不如杜贺见到谁都那么客气。

杜贺在私下里积极运作, 包括给自己认为关系不错的同事打电话, 让大家在民主推荐的环节投他一票, 然后他又找到了李志民, 谈了对这次选拔工作的看法, 希望他能适当地帮帮忙。

李志民听了杜贺的话, 批评杜贺:“这事还用你说啊, 我不帮你帮谁?”杜贺听李志民这么一说, 给他跪下的心都有了。

民主推荐结果要第二天才能公布出来。当天晚上, 杜贺一个人不住地在客厅踱着步子, 什么也干不了。孙小婉看他这副样子, 就安慰说:“你也不至于急成这副样子, 明天不就知道推荐结果了, 再怎么着也不差这一晚上, 赶紧上床睡觉吧。”

杜贺说:“我还哪能睡得着! 我估计推荐结果早就出来了, 肯定是结果不好, 要不明博早就打电话了。”思来想去, 杜贺还是决定主动给李明博打个电话。谁知道电话响了数声, 李明博就是不接。杜贺再打过去, 李明博干脆关机了。杜贺的心仿佛跌入了谷底, 他想, 这副局长的职位看来多半没戏了, 要不李明博不会躲着不接他的电话。

忽然杜贺的手机响了起来, 是李明博打来的。杜贺赶紧把电话接了起来, 埋怨地说:“明博吗? 你在哪儿呢? 咋不接我电话? 找你有要紧事情要问呢!”李明博回答说:“我刚跟同事一起吃饭, 那会儿身边有人不方便接你电话。有什么事情你说吧。”

杜贺说:“哦, 是这样的, 我就想问问白天的推荐结果, 我……”李明博在电话那边说:“你咋就那么着急, 明天上午会给你通知的, 再等一晚上不就知道了吗?”杜贺在电话里哀求说:“我的李大爷呀, 求求你了, 你就别卖关子了, 我哪里还能等到明天, 你赶快告诉我吧!”

李明博想象杜贺滑稽的样子, 忍不住想开一下他的玩笑, 就装作严肃地说:“如果我告诉你, 你没选上, 你

会怎么想呢?”杜贺一听没选上, 那颗心咕咚一下就沉了下去, 呆在那里, 半天不答话。

李明博见没有动静, 知道杜贺当真了, 赶紧纠正道:“好了, 不逗你了, 哈哈, 恭喜你, 你被选上了。”杜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追问道:“啊? 真的啊? 你这次没有骗我吧?”

李明博说:“没有骗你, 不过可别说我提醒你啊, 将来真的当上了副局长, 也要好好干, 别做那些违法乱纪的事情。”

杜贺听了哈哈大笑:“你就放心吧老同学, 你看我像那种人吗? 我要是当官, 也一定会是一个好官, 不敢说处处为人民谋福祉, 但起码会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干好。你也知道我不缺钱, 岂能因为贪占一些小便宜而吃了大亏?”

杜贺说的倒是一句实话, 他打小生活就比较富裕, 从来也不缺钱花。自从当了这个财务处长之后, 他也恪尽职守, 一直都本着一个原则, 不该拿的绝对不拿, 所以在廉洁方面还算过得去。孙小婉在一家外资公司上班, 每个月也收入不菲。

两个月后, 杜贺正式走马上任。上任那天, 李志民特意找他谈心:“杜贺, 从今天起咱们就一起搭班子了, 将在一个战壕里工作, 可惜的是用不了一年半载, 我估计就得像老夏一样, 转入非领导职务了, 或者到别的岗位继续工作。我比较看好你, 我知道交通局将来是你的天下, 希望你以后发达的时候, 别忘了我这个老大哥, 老上级。”

杜贺忽然明白了李志民找他谈心的真正用意, 原来是担心杜贺被提拔了以后摆不正跟他的关系, 提拔了以后就不再听他的话, 或者把知道的那些有关他的隐密事情暴露出去。杜贺岂是那种不成熟的人, 立即把话拉过来说:“您就放心吧李局长, 无论到什么时候, 您都是我的老上级, 我很

尊重您, 也愿意鞍前马后地为您服务, 我杜贺不是那种过河拆桥的人, 您对我的恩情我永远都忘不了。”

杜贺这么一说, 李志民才放心下来。终于如愿以偿地坐到了副局长的办公室, 杜贺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一切都那么虚无缥缈, 似梦似幻, 直到有工作人员拿着文件请他签批的时候, 杜贺才切切实实地感到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他立即调整了心态, 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之中。杜贺知道, 自己刚刚上台, 根基还浅, 一定要干出些实实在在的业绩, 才能在交通局真正站稳脚跟。

那些日子, 杜贺每天风尘仆仆, 马不停蹄, 亲自下基层调研。一个月跑下来, 整个人都瘦了十多斤。杜贺迅速打开了工作局面, 包括那几位一直对他持怀疑态度的人, 也不得不对他超常的工作能力佩服万分。就这样, 杜贺的威信在整个交通系统渐渐地响亮起来。

俗话说, 树大招风, 当一个人的权力大了以后, 就会有各种怀有目的的人蜂拥而至, 他们无外乎是想巴结权贵, 获取一些好处。这些人除了下属单位的一些头头脑脑之外, 还有社会上的一些闲杂人等, 当然也包括那些建筑商、开发商以及交通建设沿边儿的人。

一般来说, 杜贺是不给这些人面子的, 尤其是上任之初, 他保持了较清醒的政治头脑, 不断提醒自己要注意廉洁, 他不屑与这些人伍, 尤其那些建筑商、开发商。所以一般这些人邀请他吃饭喝茶, 或者给他送礼, 他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这天, 杜贺正在办公室里坐着, 忽然接到了彭富贵打来的电话, 还没等杜贺开口, 电话里就传来了彭富贵哈哈的笑声:“我说老同学, 听说你升官了啊, 也不给我打个电话, 咋个意思, 是不是当官了之后就不理我们这些老同学了啊?”